



魔法风

PURE LOVE IN THE WIN

李闻悦 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魔法风



A056262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魔法风 / 李闻悦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3

ISBN 978-7-5463-4686-1

I. ①魔…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6290号

魔法风

著 者	李闻悦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宋宇航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875
版 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 话	51286060-1104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463-4686-1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魔法风

目录

第一部分

楔子	001
第一章	005
第二章	021
第三章	043
第四章	063
第五章	089
第六章	109

第二部分

楔子	127
第一章	131
第二章	145
第三章	163
第四章	181
第五章	203
第六章	227
第七章	253



楔子

银边。

我们活着，是不是为了长久地怀念？

眼前的景色被云层裹住，望着黑夜里浓浓的一团团白色有点头晕目眩。

这次的故事是围绕着她展开的，“乔天边”是她的名字。天边天边，天边有银边，天边天边……天边，有银边。

她的内心暂时是空白的贫瘠的晦暗的，并不期待有谁可以改变现状，连想都没想过。

先前她做不到珍惜就像现在做不到忘记一样，不知道该忘记什么，因为过去太汹涌澎湃。记住的太多，胸口被堵得怔怔的，物极必反，所以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在记忆里存在过一般。

如果说起她的优点，用“天赋异禀”四字来形容她当仁不让。然而要说起她的缺点，那么“脆弱”与“懒惰”两点属实埋没了她的天赋。

至于她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两个字，逃避。那过去的故事，太冗长太沉重，谁都不愿去提及。

“啊……还不错嘛。”她望着自己的新房间，略微怔忡。虽然对于她来说什么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但这样精巧整洁的布局还是让她心旷神怡。“客厅不错，卧房不错，阳台不错……咦？”

她的疑问是有理由的，因为单单从这里望过去，对面的楼离得也太近了，甚至有一种就要撞进来的感觉。惊异下，她来到了阳台前，





伸出头来向下探望，车水马龙的街，是夜晚独有的特色，因为在灯光的交相辉映下，一切都那么富饶。随后，她平视，向对面看去，衣架上没有衣服，窗帘是敞开的，显然是没有人居住啊。她心里暗自叫好，这下也不用担心楼离得太近所带来的困扰了。

因为没有外界干扰，心情略微明朗，乔天边去洗漱了一番，为了晒衣服重新回到这个阳台上的时候却发现对面的衣架上早早就挂上了一条浴巾。她暗自叹气道：原来有人啊。心里暗暗猜测对面的人的身份和样子。

翌日清晨，因为睡不舒服便破例早起了一回。经过客厅的时候随便瞥了几眼对面离自己过近的楼，先前的浴巾被收走，衣架旁边站着一个人，是背对着她的。

那背影，修长又壮硕，上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乔天边蓦然觉得心尖抽搐了一下，这抹背影显然与记忆中的某个人重合了。她绝不愿再想下去，因为麻木许久的心居然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契机重新有了痛觉。对面的人恰好侧过身来，阳光毫不吝啬地映射，染金了他的头发，乔天边睨了一眼那人的长相，心中微惊片刻，很快又恢复了。

一切都同往常一样。

然而从这一刻开始，有什么开始变得不同了。



第一章

焦灼。

或许是两三天前的事了。

焦灼且不堪一击便一直是她的生活状况。没有过分喜爱的也没有过分愤恨的，平平淡淡过着可有可无的生活。

乔天边觉得住在对面的人像一盏灯，就算光亮微弱得可怜，或者不足以照耀到她这边，也会觉得浑身散发着热量，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因为她看得出，虽然那时他面无表情，但内心是温柔的炙热的。

和先前的自己一样……

昨夜。他们在各自的阳台上不期而遇。

因为先前从事的某些职业，乔天边的精神力可谓达到顶峰，所以是她先察觉到对面也有人要出现了的。晒好了衣服，她微微侧首，便在黑夜中看到了那抹好看的影子。

然而那人也恰好偏过头，四目相觑，乔天边向他颌首并且微微一笑。

他微微怔忡，点了个根本没有幅度的头，便消失了。乍看之下是没有礼貌的，但乔天边心里却想到了什么似的——

——他就像自己之前在家族受训的时候一样，将不论真切的还是虚伪的感情都控制得极好，丝毫不外泄。

察觉到了这一点，她心中的那抹痛又加深了。想到家族，想到组织，必然会想到那个人，那个人的无情，那个人的狠辣无一不在这半年的时间内灼伤着她的心。

乔天边尽量控制着自己，收拢回思绪。看着对面空无一人却离得过近的阳台微微蹙眉。



太阳的光芒很快蔓延到了这里，天空是金色的，阳台可以算是她行动最频繁的地方了吧，晒衣服什么的都会来这里。她刚做好手中的事情，就看到地面上一张拴着石子的卡片。她微微屈膝将其拾起，只见上面写着几个落拓的字。

——昨晚失礼了。

安然

乔天边失神了片刻，才恍然道：“原来他叫安然。”

名字显然有些女性化，但是和他本身散发出来的气息倒是有些吻合，不毛不躁心如止水。

看起来安然是在为那个没有处理好的问候道歉，当然乔天边也没有很在乎，随便找了张柔软的纸回复道：

——不碍事。

乔天边

然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乔天边翻动了一下手腕，那张柔软的纸片就像刀子一般飞了过去，甚至在空气中没有滞留也没有改变航向。两栋楼虽然近是近了点，但不足以让纸片轻重的东西横飞，哪怕是拴上石子。

之前当她看到那张躺在地上的卡片时就若有所思，因为它不仅刚好落在阳台的中心，稳稳妥妥，甚至四边与长方形的地砖跟阳台平行，很显然对面的人同自己一样是通过强大的腕力使纸张割破空气的阻力飞过来的。至于那拴在一旁的石头，很显然就是为了隐藏自己的本事。

她也想知道拥有这般能力的人会出现在现实中哪个组织哪个部落，不过罢了。

察觉到了这一切的乔天边并没有对自己的能力保密，反而泰然自若地将纸片横飞过去，以向对方表示善意的原谅。

之前在那些个组织与家族里，都是这样的。

紧接着几天就再也没有纸条之类的联系。

既然如此大家就算认识了吧。乔天边将那张别扭的卡片收回当书签用了。

幸运的是，两人再见面也没有很尴尬，她微笑，他点头，便各做各的事去了。

自始至终，她也没有见到过他笑。

或者说她只见到过他一个表情，那就是没表情。

正因为这样乔天边才一次比一次肯定，他的处境正与先前的自己相同。

这简单的故事却让“安然”二字深刻地烙印在了她的心头，因为她生怕沉寂了许久生命中出现的光芒再次泯了影。

前夜收到消息说自己的新学校已经可以办理手续，而她即将进入的学校名字为“七圣”。在陌生的城市，能有一个熟人帮忙当然不容易。一方面为了准确知道学校方位，一方面为了和安然拉近关系，所以乔天边从枕边的便笺条上撕下一张纸，写道：

——你知道七圣大学在哪里吗？

乔天边



便空手飞书到对面的阳台去了。

开学的日子逼近，乔天边决定补给些东西。

电车轰鸣，她在车里跟着左右的方向摇摆。住处离购物广场还真不算远，只要几站的工夫。

选了些衣服食物，正想着回家。

“轰”一声阻断了回家的欲望。

刚刚因为买东西而没有注意到外面的电闪雷鸣，这下这雨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停。

为了趁早赶回去，乔天边便靠在商场的玻璃门处歇脚。

墨绿色的玻璃，高高擎起的牌匾，直插云霄的楼，让人惊栗的暴雨……

忽然，她神经深处某一根弦，唐突地崩塌了，泪水翻涌出来就再也没有收回去。

……

那是多久之前了呢？

“喂，我刚跟朋友逛完街，雨下得好大。”女孩委屈地啜泣着。

“你那边太吵了我听不清。”他的声音是断续的，可能是阴天打雷的缘故。

“我说——我在兰景城，雨太大回不去啦。”她对着话筒放大了音量。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去买把伞。”

“我提了好多东西。”女孩的声音略含呜咽。

又是一阵沉默，她满意地听到了对面的人把笔放下的声音：“好，我去接你。”

半小时后，和女孩子通话的男生出现了，他被淋了个遍，平时蓬蓬的头发都趴了下来。女孩一阵傻笑，一面是因为男生好笑的样子，一面是因为心里的甜蜜，但随后便被男生浑圆的眼睛瞪得只能在心里笑了。

女孩心里滋滋感动，踮起脚替他揩去雨水，他听话得像个娃娃就任她摆弄着。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他们会一直这样吵吵闹闹幸福过上一辈子的。

接着，男生拉起女孩往相反的方向走去。

女孩疑惑地眨眨眼睛：“喂，不是回家吗？”

男生瞪了她一眼：“这么大的雨我可不想再湿一点。”

“那我们……”女孩疑问道。

“去看场电影。”

女孩惊愣了三秒钟，随后嘶吼道——“好耶！冷沦万岁！冷沦你最好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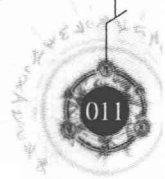
.....

关上回忆的闸门，乔天边不敢再往下想去。那记忆中出现的人，一个是她，一个就是她记忆深处，并且给予她无数痛苦的人，冷沦。

她腿脚一软坐在了地上。

“回忆是个什么烂东西，你去死吧。”乔天边一次又一次重复着，可是每重复一下就记得更清楚，疼得更深刻。

此刻她犹如失常的怪物，管不了那么多，直接冲出人群奔向雨里去了，手忙脚乱挤进电车回家，湿漉漉地坐在沙发上继续走神流泪。



泪水干涸了，凝固在脸上，她想起早上给安然的纸条，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复。为了平复心情，她终于来到阳台，不料，它在，但都被吹到小角落里了，并覆上了一层灰。

他是在我没传给他多久后就回了吧。

心情缓过来了几分。

但是一看才知道，卡片上只有两个字。

——知道。

安然

这下要人怎么把话题继续下去。既然如此，她也不敢再想了，因为不想心情再被破坏。乔天边心里拿捏着，对面的人是讨厌了，还是觉得这样无聊了，抑或这样人情味的交流打破了他以往的习惯，这样的日子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到尽头。

“我们都不算相识，我却对你如此依赖。这场没有征兆的依附会不会再次扑空终将离我远去？我怕，但我想认识你，却又不想。你和我们是一类人，看到你我会想起他。我……”乔天边望着那两个落单的字心里愈加不好受了。

离奇地想着，泪水三番五次地涌出来、收回去，打湿了那两个落拓的字。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那两个字囊括的意义太多。

安然不过是面对突如其来的归属感不知所措，他真的不知道手忙脚乱下除了这两个字还能说些别的什么，说多了会不会让她觉得厌烦，回复晚了会不会让她觉得失礼之类的。

顶楼的空气确实稀疏到让人缺氧。

自从对面搬来了一个叫乔天边的女孩后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这些个日子，乔天边一直活在虚幻的回忆里。半年来，她操持着自己的韧性，逼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美好的日子，但这防备终于在这一刻瓦解。她昏迷地睡了五天，饿了吃饭困了睡觉，不管手机不管学校，自暴自弃到极点，好像又回到了半年前那些难以逾越的日子里。

此时此刻乔天边又在被子里昏天暗地。

朦朦胧胧的睡意袭击了她的神经。

.....

梦境逼近。

一个身材尚未成型的女孩紧紧把自己蒙在被子里，她边抽着鼻子边擎着电话：“冷沦，我……感冒了。”

对面的人一叹气：“冬天里泡凉水吃冰棍穿一条裤子耍单漂，你觉得换作别人会有差吗？”

“又训我……”女孩的声音从理直气壮变得心虚了起来。

冷沦声音仍然没有波澜：“训乔小姐其乐无穷。”女孩忽然听到了对面有切磋体术的哼哈碰撞声。

“真田君你在道场？”

“在接你电话的前一秒我们刚打到决胜分。”很显然这件事放在谁身上都会以“等会回过去，干脆不接”或者“根本听不到，谁在比赛的时候还会把手机放在身上”为由忽略掉这个无关紧要的电话。

但很显然还有人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几比几？”

“暂时九比零。”他竟然没有不耐烦。

